

SCIENCE FICTION WORLD

当代中国原创科幻小说丛书

第一辑

# 天隼

凌晨

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SFW

90200760



90200764

科幻世界文库



# 天集

凌晨 著

Science Fiction World Literary Treasure-House



824.017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当代中国原创科幻小说丛书  
**天 隼**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 | 凌 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吉 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面设计 | 蓝 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面设计 | 周 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校对 | 阿 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出版 | 周红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<br>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 |
| 开 本  | 787×960 1/32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| 印张 7.75 字数 124 千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四川自然资源研究所<br>印刷厂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1999年4月成都第一版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1999年4月第一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| 1—35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70.80 元 (全套)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ISBN 7-5364-4187-8/I·15

■ 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■ 如需购本书，请与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联系。  
地址/成都市人民南路4段11号  
邮编/610041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## 序

• 杨 潇 •

夜以继日，加班加点编完青年作家星河、凌晨、周宇坤、柳文扬、赵海虹和刘维佳的科幻小说专集，正值九九年春节前夕。老编们个个喜不自胜，竞相传看这套书的封面打样，如产科医院的医生护士欣赏一车乳香扑鼻、哇哇乱哭的婴儿。1998年冬，科幻世界杂志社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合作成立了科幻图书编辑室，编辑的第一套丛书，便是这六位青年作家的专集。它体现了编辑室的“力学三要素”：

力的作用点：推科幻新人，出科幻精品；

力的大小：全力以赴，不遗余力；

力的方向：繁荣中国科幻，推动中国科幻产业发展。

六位作家中，资格最老的星河，从事科幻写作不过五六年，而刘维佳发表第一篇科幻作品的时间是1996年。在如此短的时间里，捧出自己的专集，这既是作者自身勤奋写作的结果，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了在世纪之交，中国科幻涌动的大潮中最先跳起来的几朵浪花。

也许，一些读者读完这几本科幻小说后，会说：“原来如此，我也可写科幻，出书嘛！”好，此话正中老编下怀。这几朵最先跳起来的浪花，并不见得是最绚丽的浪花——我们坚信，好戏连台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况且，星河们年少气盛，风华正茂，他们定会不断超越自我，不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。

星河很有创新意识，他的《决斗在网络》是最早以“网络”为题材的科幻小说，由此带出一批“网络”科幻。赵海虹的《桦树的眼睛》写植物的“神经”，柳文扬的《闪光的生命》写复制生命，也是尖新的题材。科幻小说的成功，大都取决于科幻题材与构思上的新颖。周宇坤以硬科幻著称，硬科幻难写，他偏要碰“硬”，“硬”成为他的作品出新之处。凌晨的代表作《猫》，寻找到新的视觉；刘维佳竭力在作品中注入自己的哲学思考，都力求创新。

爱因斯坦斥责一些平庸的科学家说：“我最看不惯那些只愿意在一块木板上找最薄、最容易打孔的地方钻许多洞的科学家。”

科幻，写了多年后，已有许多“容易打孔的地方”，沿袭老套路必然流于平庸。

看来，要想成为能写出好作品的科幻作家，似乎应遵循另一套“力学三要素”：

力的作用点：瞄准高新科技的新动向，发现尖新题材；

力的大小：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，倾心创作；

力的方向：出精品。

1903年，鲁迅译完凡尔纳的《月界旅行》后，写下“导中国人群以行进，必自科学小说始”那一行黄钟大吕般的文字。九十多年过去了，随着中国向现代化强国迈进，中国科幻终于走向振兴之路，鲁迅先生的遗愿正在付诸实现。

我相信，继星河、凌晨等六位青年作家之后，将会有一大批青年科幻作家陆续登台，崭露头角，组成中国科幻大军的新的实力方阵。

21世纪中国科幻的晨钟，将被他们有力地撞响。



Science Fiction World Literary Treasure-House

科幻世界文库



## 当代中国原创科幻小说丛书

#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信 使.....     | 1   |
| 交 错.....     | 19  |
| 笼 子.....     | 29  |
| 天 隼.....     | 41  |
| 猫.....       | 82  |
| 明月几时有.....   | 112 |
| 深渊跨过是苍穹..... | 137 |

SCIENCE FICTION WORLD



# 信使

• SFW Literary Treasure-House •

信使要到了。

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消息，信使的工作危险而无定期。有一个信使要到我们这儿来，这太好了。

我决定给你写信，国安，纸和笔好不容易才找到。秃顶他们却哈哈大笑，是啊，谁还用纸和笔写信？口述记录在磁卡上就行了，这是电子信件的时代嘛。

可是，国安，我喜欢钢笔尖在光滑的纸上摩挲的声音，喜欢那古老的有玫瑰花边、玫瑰花香的粉红信笺，沉醉于那种赏心悦目的感觉。国安，过去时代中人们的生活一定是悠闲舒适的，他们有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信，还印制五彩缤纷的邮票。那些小纸片在



博物馆的灯光中真漂亮，怪不得以前那些人会那么着迷。

国安，吉德耳城的日子平淡如水。我每天在秃顶的餐馆中打杂，工作还是老一套：卖饮料、快餐饼和冰类。国安，一个月来，闭上眼就能看见你，多希望伸出手也能摸到你，希望你就在我身边。

国安，我又开始流血了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在这个女人只要一百元就可换个人造子宫的时代，还有月经当然就是离经叛道。可你说你讨厌一切人造器官，讨厌现代人不是为了病痛而是为了预防病痛就去换什么心脏、肝脏以及其它身体的零件。你还说你尤其讨厌人造子宫，那玩意儿给你的是彻底的虚伪和绝望。

“我们这个时代，婴儿从不知道在妈妈的肚子里是什么滋味。”你挖苦道，“我们培育无情无爱的享乐主义。”

说这话时你拿着大杯的啤酒，撞车场巨大的喧嚣声几乎淹没了你。你披件灰白色外套，一根橘黄色的带子束住你满不在乎乱长着的头发。带子下你的眼睛又黑又亮，不像你周围那些人，那些人目光混沌迷乱。

国安，你还记得那个夜晚吗？撞车场宛如驶在夜空中的船，被一波一波的声浪托起又甩下。你站在最后一排座位上，举着啤酒杯纵情大笑。为你掏钱买酒的胖子也笑着，一边和我闲聊，一边紧盯驶入车场的





车辆。每一辆车都有着伤痕累累的参赛记录，在热烈长久的掌声中绕场一周。

“你的朋友真有意思。”我挑了个大的冰卷递给胖子。“那是李国安。国安，”胖子拍拍你的肩，“这是叶子，这里最漂亮的售货小姐。”你斜睨我一眼，脸上闪烁着好奇的神情。“嗨。”我相信我从没如此甜美地和人打招呼。

我们就这么认识，国安。从那天起，我们渐渐熟悉。你的嬉笑怒骂，无不给我深刻印象，你和我认识的那些跟着电视广播转毫无个性的人有着根本不同。你是那么特别：你教那些整日坐在屋子里死气沉沉看电视的人玩滑板，一种五十年前的运动；你还拿着铁锹上楼顶，要建个空中花园……

一天公寓里开舞会，男男女女衣着时髦，追逐嬉戏。我们不约而同溜出来，你和我都讨厌这种嘈杂游戏。走到街上，我们感到无比自由和轻快，话也多了。原来，你和我一样是在试管中出生、寄宿学校长大的所谓“全新一代”。我还以为你比我大几岁，逃脱了这种命运呢。国安，那一天我们谈了很多很多。我们还去参观博物馆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留连忘返。那一刻，国安，我意识到认识你是我二十二年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。

信使马上要到了。

撞车场夜间营业。16幅大显示屏把撞车的情形从





各个角度一览无遗地显示出来，车场被40个照明气球照得如同白昼，无数旗帜在人们头上涌动。黑马甲的股票经纪者和红背心的售货员在人群中穿梭着，如同在水里游动的鱼。

“我的车！我的车！”胖子激动地喊，“它能经得住F级撞击。你们看见了吗？”他拉着你的衣袖喊，指给我们看一辆正驶入场的橘红赛车。那车子闪闪发亮，立刻赢得一阵喝彩。

于是我们跟着他往前挤，胖子像装甲车一般步履缓慢然而坚不可摧。人群正处于如痴如醉之中，极不情愿地让出路，让我们三个挤到前面。撞车开始了，伴随着全场二万人的狂呼，六辆车开始加速，橘红赛车在所有车子中漂亮得如同公主。

国安，你拉着我和胖子灵巧地在座位间穿梭。撞击声惊天动地，压住你的说话声，但你飘动的发带，淘气的表情，都在对我讲述你的感受。我仿佛听见你嘲弄的声音：“这很有趣，是吧？二十一世纪的休闲方式。”我的目光追随你的目光，我用心在读你的表情。

国安，那一刻，撞车场不复存在，我恍若在一个陌生之地，身边唯有你可以相依相偎。国安，我紧紧跟着你，撞车场的喧嚣如狂风暴雨，让我感到紧张，只有在你身边我才能放松。我紧紧跟着你，一刻也不愿离开。



我们终于站住了足。第三次撞击开始，那些由电脑操纵的车辆疯狂厮咬在一起。突然，有一辆车子起火，另一辆被撞到半空中爆炸，爆炸的火球瞬间照亮了每个人的脸。

“国安，你小子在这里。”一个络腮胡子穿过人群走来，亲热地抱住你。你脸上掠过几丝怀疑：“老杜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“这儿不是说话地方。”老杜微笑着低声说。胖子翻白眼：“我们正过着和平生活，任何人休想破坏。”“当然。找个地方说话。”叫老杜的人坚持道。你看着显示屏，不理睬他。

又一轮参撞车进入场内，人群立刻骚动起来。这些车子是由人驾驶的，国安，你瞪大眼睛，额头青筋暴出，神情紧张。我有些奇怪。有人驾驶撞车赛每年举行两三次，我给你解释，当然这种比赛是不定期的，因为会开老式汽车的人越来越少。

场上的气氛已到高潮，如你形容，只要一个火星就能引起核子弹一样的爆炸。显示屏上依次出现每个赛手的脸，一张比一张年轻。

你看不下去，偏过头，泪水在你眼眶中闪烁，我愣住了。“他最好的朋友死在这种比赛里。”胖子说。老杜点点头：“我明白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”你的目光缓缓扫过老杜、胖子和我，泪水不见了，有种坚定决然的东西在你脸上一闪，你又回复原来那副随便的样子。





国安，你有着怎样的过去？

比赛结果宣布了，胖子的车赢了五万元。胖子眉飞色舞。“别忘了，上星期我们输了八万。”你给他泼冷水，胖子作鬼脸，侧过脑袋不理你。有人歇斯底里大哭大叫，可能输惨了。

我们沿着4号走廊去地铁站，我听见老杜小声问你：“她是谁？”“我女朋友。”你说。国安，你的这句话叫我又惊又喜，我几乎要张开双臂拥抱你，喜悦和激情流过我全身，我步子轻松，心头仿佛有只鸟儿振翅欲飞。它要飞入你的生活，飞入你的未来。国安，你可愿欢迎它？

国安，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它清晰如昨日。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想离开你，每时每刻都想见到你，为你做一切都可以。这就是爱情吧？我知道，我们相识之初我就知道，我会爱上你的。这种爱感觉很特别，以前从未有过的温情涌上心头，在依恋与思念之外，更有种新的感觉，那是种美好、新鲜、激昂的感觉。天空晶莹明澈蓝亮亮的，花草树木欣欣向荣生机盎然，建筑物高大雄伟，磁悬车轻盈地在地面附近滑动，男男女女衣着鲜艳面带微笑。二十二年来，我从没有感觉到世界这样美好，国安，这都因为认识了你，你知道吗？

那一天，我们站在旧金山新桥上，远眺满是钢筋支架正在翻修的金门大桥。晨风拂面，依稀带着海的





气息。我俩默默无语，沉浸在爱的迷醉之中。“叶子，好姑娘。我要走了，再见。”过了许久，你亲亲我的脸，转身要走。“你的事，你需要我帮忙的。我什么都可以做。”我大声说，头发被风吹乱遮掩了脸，不让你看见我急得快要流泪的眼睛。你回头定定瞅着我，少有的认真表情。“老杜他们说你行，我可不想让你卷进去。”“我要和你在一起。”我说。你无言，少顷伸开双臂把我一下子紧紧抱住。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那么温暖。路人看着我们直笑。国安，这个早晨真好。

弗林顿监狱看守凯·德肯迪将因公务前往洛杉矶。凯是个撞车迷，他不会不想看看旧金山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撞车场。凯的身上带有监狱的钥匙，我要想法子取到这些钥匙，一两分钟就好，胖子复制完立刻送还原处。

事情很顺利，我简直觉得自己天生是块间谍的料。你告诉我你们要去监狱救一个人，这个人非常重要。你给我一个地址。“去找他，他会照顾你。”你温柔地拭干我脸上的泪，“我一完事就来接你，你等我。”

没有更多的话，你跳上胖子开动的车走了。我握着那张写有地址的纸，呆立在原地，向着你去的方向望了好久。我把那张纸紧紧贴在胸口，纸上还留存有你的体温。国安，我会等你的，虽然没有告诉你，但

.....



今生我将只为你而生，而死。国安，我爱你。

信使终于到了，人们都去市政大厅迎接他。

国安，吉德耳城在这个国家最偏远的地方，是藏污纳垢之处，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恐怖分子出没之地。你瞧，自我懂事以来受到的就是这种教育。可是，你叫我去，我就去，难道撞车场售货员的日子有什么可留恋的吗？

但我没想到，吉德耳会这样：通过层层监察站进入的这座城市，到处都是破旧不堪上百年的建筑，凌空而过的电话线如蜘蛛网，衣衫褴褛的居民在街道边晒太阳，像一部怀旧片。人们愁苦的神色证明这城市的没落，连天空的太阳也显得悲怆。

你给的地址是个餐馆，昏暗的两间大厅中挤满了人。柜台边站立一大汉，秃顶，貌似传说里的海盗。但是我一说出你的名字，他绷紧的脸立刻松弛下来，什么也没问就收留了我。

吉德耳藏纳一切，被遗弃者，被污辱损害者，躲避仇人追杀者，逃税者等等形形色色的人。同样是人的世界，撞车场的人全沉浸在撞车的刺激中不顾一切，这儿的人只缅怀伤感辉煌的过去，从不理会身边发生了什么。两个世界都给我没有明天的感觉。

“因此，它才能存在。吉德耳越没有明天，越没有生气，政府就越放心。明白吗？小姑娘。”秃顶看

.....



出我的疑惑，解释着。秃顶是个好人，他常向我提起你。国安，他讲你在战场上的事，讲你如何戏弄霸道的上司。你的名字令我脸红心跳，你的一切我都渴望知道。我盼着见到你，焦灼的心情仿佛度日如年。

秃顶有空时陪我去城里各处走走。国安，我看见了一座真正的汽车工厂，据说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汽车工厂，从它的流水线上下来的汽车曾在全世界公路上奔驰。而今这里一切都停顿了，走在空荡荡的厂房中，想到经过几十道工序制作的车子今天的命运，我心里忽然也空荡荡的。那些车子，最后免不了要在撞车场撞成齑粉。国安，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因为磁悬车的产生吗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我该多读些书，像你一样。秃顶给我找了一些，在吉德耳，书很难弄到。

十几天前有个人从城外来，找秃顶安排武器，带来你的口信。你说你很好，过一个月就来接我。这消息让我兴奋得辗转难眠，于是到厨房找水喝，谁知竟听到秃顶和那个人的谈话。原来你正跟“安路加特阵线”的人在一起，要有大行动。不管你做什么，国安，我相信你都是对的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，诸如吉德耳和撞车场。该让吉德耳的人有点生气，而撞车场得停下，停止这种疯狂的游戏。国安，那晚上我想了好些国家、世界的大事，想你。你在我眼中已经是英雄，我可不能婆婆妈妈让你分心，拖你的后腿。

.....



大门外吵吵嚷嚷，国安，他们回来喝酒，今天必会大醉一场。过会儿再写好了。

信使有两个，棒极了，居然还能和我兄弟联系。人们七嘴八舌，每个人都因为从信使那儿得到的东西而沾沾自喜，秃顶告诉我这实在是因为吉德耳的封闭。政府的电子干扰使该城无法接收与发送电子讯号，只能采取古老的信使的方式来传递消息。政府默许了这一方式，但对信使要求苛刻并随时监视，很少有人愿意干这活。

秃顶问我是不是在给你写信，我含笑不答。我不知道你的地址，我只是想写，想把心里的话都写下来。“省点儿墨水。”秃顶笑笑，到厅里招呼。今天客人特别多，而且都特别激动，争先恐后买酒，我得赶快过去帮忙。国安，先写到这儿好了。

国安，出了件大事，信使死了。

就在晚间市府的招待宴上，有人向信使射击，打死了一个，另一个受了伤。吉德耳震动了，一连好几天，每个人都议论这件事，唉声叹气。对于麻木不仁的吉德耳人，这也许不是坏事。

但对于我呢？国安，市府的人把我叫去，他们要我代替死的那一个，因为我清白的身份，无牵无挂独身一人。他们简直疯了，我得等你，说好的，眼看一个月没几天就到了。我怎么能离开这里？